

千山茶客 著

家族要护，大仇要报，江山帝位，也要分一杯羹。这辈子，她沈妙不会再受人欺凌！
那提枪打马而过的桀骜少年，看着她，傲然道：『颠个皇权罢了，记住，天下归你，你——归我！』



将 门 娇 女

之定乾坤

JIANGMEN JIAONU
ZHI DINGQIAN KUNWEN

完结篇

下

完结篇

之定乾坤下

将门女

千山茶客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将门嫡女之定乾坤：完结篇 / 千山茶客著. — 青岛：青岛出版社，2017.2

ISBN 978-7-5552-4388-5

I. ①将… II. ①千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1110号

书 名 将门嫡女之定乾坤：完结篇
著 者 千山茶客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那 耘
责任校对 耿道川
特约编辑 孙红彦
装帧设计 80·小贾
照 排 孙顾芳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出版日期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印 张 34
字 数 404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388-5
定 价 59.80元(全二册)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：古代言情



将门 之女

之定乾坤

完结篇

目录

上

- 第一章 公主之死 / 1
- 第二章 姐妹易嫁 / 29
- 第十三章 同林夫妻 / 58
- 第四章 东窗事发 / 86
- 第五章 佛门道缘 / 120
- 第六章 变故突生 / 148
- 第七章 太子之死 / 180
- 第八章 亲事落定 / 203
- 第九章 兄弟阋墙 / 229
- 第十章 睿亲王妃 / 261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 (CIP) 数据

将门嫡女之定乾坤 / 沈冰 / 千山客等著
青岛：青岛出版社，2017.2

ISBN 978-7-5552-4359-5

中国文联出版社 (CIP) 数据

中国文联出版社 (CIP) 数据

将门嫡女

之定乾坤

完结篇 目录

下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十一章 | 初入大凉 / 277 |
| 第十二章 | 狩猎遇险 / 305 |
| 第十三章 | 前生宿敌 / 338 |
| 第十四章 | 姻缘同解 / 361 |
| 第十五章 | 花好月圆 / 395 |
| 第十六章 | 似曾相识 / 417 |
| 第十七章 | 山雨欲来 / 444 |
| 第十八章 | 添丁之喜 / 470 |
| 第十九章 | 磐石蒲苇 / 487 |
| 第二十章 | 好久不见 / 505 |
| 番外 | / 513 |





第十一章 初人大凉

沈妙离开定京城已有月余了。

这一月，定京城有关那场十里红妆盛世花嫁的话头还没有停歇。酒楼里说书人说起那日睿王娶妃的盛况，依旧是宾客满座。

在沈妙随着睿王远嫁大凉后，定京城里出了两件事。

一件是在定京城里开了许多年的泮仙当铺突然关门了，一夜间从掌柜到伙计都不见了踪迹，几栋铺子和楼宇以低价卖给别人。

第二件就是威武大将军沈信自嫡女嫁人之后，升成了军正，掌管整个王朝的御林军。表面是升官，实则不然，不过是个空壳子的闲职。

定王府近来也不甚愉悦。

傅修宜阴沉着神色，道：“一个月了，还没查到裴琅的下落，难道他会飞天遁地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再找不到人，你们就不要回来了。”

探子们诺诺应着，傅修宜烦躁地挥了挥手：“滚！”

几个人屁滚尿流地退了下去。

“殿下，定京没有裴琅的消息，会不会裴琅已经出城了？”幕僚提醒道。

“不可能。”傅修宜道，“城守备有我的人，裴琅不可能安然无恙地过去。”

幕僚闻言皱起眉。

“不过，有人可以不用画像。”傅修宜突然开口道，“睿王当日娶妃出城时，随

行侍卫、官兵是没有人拦的。”

幕僚眼睛一亮：“会不会是裴琅混在睿王的人中，跟着一起走了出去？”

傅修宜冷笑：“睿王府戒备森严，裴琅和睿王又没什么交情，怎么混——”他倏尔止住话头，“交情？”

如果“沈家”和“沈妙”是分开来看的话，裴琅效忠的不是“沈家”而是“沈妙”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

裴琅是沈妙的人，沈妙现在是睿王妃，睿王看在沈妙的情面上，也许会帮着救裴琅一次。

那么裴琅和睿王也就有关联了。

傅修宜猛地站起身，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，整个定京城里，有能力神不知鬼不觉烧了定王府地牢还能全身而退的人，似乎也就只有这个神秘莫测的睿王了。

“该死！”傅修宜一拍桌子，他一直想知道睿王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，可沈妙出嫁前一夜，他派出去的探子再也没回来。

正在懊恼时，外头进来一个护卫，是傅修宜的心腹。他上前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，道：“公主府中出来一封信，是往皇宫送的。属下载了这封信拓印了一份，殿下请看。”

傅修宜心中一动，忙接过信来，抽出信纸，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。起先他的神情还好，渐渐地，脸色变了。

片刻后，傅修宜突然一手撑住桌子，猛地将桌上的茶壶掀翻了。倾倒的茶水洒了一地，幕僚和心腹皆是一惊。

傅修宜只吐出一个“好”字，就把那封信狠狠地砸在幕僚脸上。幕僚慌忙接过来，一看便惊呆了。

荣信公主在信里提起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，荣信公主觉得大凉睿王和谢景行很有几分肖似。

“殿、殿下……”幕僚看向傅修宜。

傅修宜慢慢冷静下来，仔细去看，他的手还有些颤抖。

“既然谢景行没死，当初北疆谢家军的事，定已经东窗事发……”他缓缓道。

谢家军里混着皇室的人，谢鼎的心腹给了谢景行致命的一刀，谢景行既然没死，想来也查清楚了其中底细。那么这一次明齐朝贡，谢景行来做什么，是来复仇的吗？

此刻，沈宅里的众人还不知道定王府里出了这等事情。

罗雪雁和沈信打着商量：“要不再过些日子，咱们就跟陛下提回小春城去如何？”

至少在小春城，也不至于如此荒废时光。”

沈信摇头：“皇上留我们在定京，就是为了提防沈家，不可能放我们回小春城去。留在定京，成为牵制娇娇的棋子，日后才好做事。”

罗雪雁正要发问，就听沈信叹了口气：“再说了，潭儿现在也没个消息传回来，真要回去，我可不敢见岳丈老爷和舅兄。”

“那倒也是。”一提起这事，罗雪雁就觉得头疼，“我已经让人去给娇娇他们传信了，不知赶没赶上，来去也要时间，现在都没消息，我心里怪不安稳的。”

沈妙嫁礼出城那一日，罗潭没有来送，说是不想亲眼目睹离别的场面。而沈妙出城之后，大家回来也已是傍晚，丫鬟说罗潭已经睡下了，罗雪雁便也没有去打扰她。

直到第二日晌午，罗潭都借口不舒服不肯出门一步，罗雪雁终于意识到不对，再去找人时，就见罗潭的丫鬟颤巍巍地捧着一封信跪下来求饶了。

得，千里走单骑，罗潭潇洒地留了一封信就追随小表妹的脚步去往那个衣食琳琅满目，市井摩肩接踵的大凉了。

罗雪雁忙派人去追，可沈妙的人本就已走过一天，且睿王的队伍脚程极快，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追上。

“只盼着信到了景行手里，景行能派可靠的人将潭儿送回来。”罗雪雁道。

定京城里的这些事情，罗潭怎么会知道？便是知道了，也只会当没听到。

又到了傍晚时分，车马队要休息，这时候，罗潭可就惨了。

她是混在睿王府车马队的武夫中赶过来的，自小跟罗家人生活在一起，扮男人更是像模像样，一时间无人发现，可每天夜里是她十分痛苦的时候，十几个大汉睡一间房，夜里呼噜声、说梦话的声音，还有种种异味，真的比杀了她还要难受。

今几个农舍后头有片温泉，这会儿月亮升起来，没人看见，罗潭就抱着衣服偷偷摸摸出去了。

她摸黑走了老远才走到湖边，左右看了看，已是深夜，大家都睡得熟了，便是有半夜起夜上茅房的，也不会绕远来这边。罗潭放下心来，三下五除二脱了衣服，穿着件兜肚就下了水。

温泉水暖和又舒服，罗潭觉得幸福极了，她一边看着天上的月亮，一边想：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，罗雪雁那头便是追上了，再回去似乎也不可能，既然如此，要不要同沈妙说个明白呢？这样一来，她就能睡沈妙的屋子，也不用背着人洗澡都洗得这般艰难了。

正想着，突然听见脚步声，罗潭吓了一跳，一把抱起石头边的衣服，将整个身体

都没入水中。

罗潭会凫水，可将头埋在水里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脚步声在温泉边上停下来，却迟迟不离开。罗潭渐渐觉得呼吸困难，想抬头浮出水面，可她就只穿着一件兜肚，再如何大大咧咧，这一刻，罗潭也要顾及着清白。

那人停在温泉边上不走，罗潭就隐在水里不肯起来。随着时间流逝，罗潭的眼睛有些花了，脑子也有些发蒙，她突然听见头顶有人模模糊糊地说话：“水性不错啊，你打算将自己闷死吗？”

罗潭心中一动，那口气再也憋不住，猛地钻出水面。不过她尚有理智，只是将头浮出水面，泉水蒸腾出雾气让人看不清楚她的身子。

“啧，”那人道，“还以为你会撑得更久一点。”

罗潭对那人怒目而视，却在看清楚对方样貌时怔住，呆呆道：“高、高大夫？”

蹲在湖边上，手里提着个粉灯笼，笑眯眯看着她的年轻男人不是高阳又是谁？

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罗潭忍不住问。

高阳含笑不语。

罗潭心里嘀咕，莫非是出诊已经到了这般偏远的地方，她问：“高大夫，你连这么偏远的病人的生意也要接吗？朝廷给你的银子是不是很少，你竟这般辛劳。”

高阳被罗潭这话噎了一噎，半晌才道：“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

罗潭看着他：“那你为何在这里？”

高阳好整以暇地盯着她：“那你又为何在这里？”

“我？”罗潭理直气壮，“我是小表妹的陪嫁表姐，陪她去大凉的！”

高阳险些笑出来，道：“哦，我前几日遇着了一个人，似乎是从沈宅里出来的，拿着封信要给睿王妃，只是不晓得睿王妃在哪里，向我问路。”

罗潭一惊：“你让他去见我小表妹了？”

高阳耸了耸肩：“没有，我见他风尘仆仆，很是疲惫，就将他留在我这里，等他休息够了再去。”

罗潭先是松了口气，随即紧张起来：“高大夫，你千万不要让这个人见到睿王妃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……他是坏人。”罗潭道，“他想要陷害我！千万不要。”

高阳笑了：“陷害你？陷害你从沈宅里混到睿王府的车马队里，跟着去大凉吗？”

罗潭：“你——”

“怎么办？”高阳很有些苦恼，“要是我把这个人送到睿王面前，你就要被送回定京了，可能就是明日。”

罗潭脱口而出：“不行！”好不容易才跟着走了这么久，偏在这时候前功尽弃，她看着高阳，“要怎么样，你才肯替我保密？”

高阳道：“你早说这句话，我就不必在这里跟你浪费时间了。”

“你想让我干吗？”罗潭问。

高阳看了她一眼，道：“你先出来吧。”

罗潭这才记起自己还只穿着件兜肚与高阳说话，虽说看不见，却也赧然，双颊一下子涨得通红。

她道：“我的衣服都湿了，没法出去，你替我找件衣服吧。”

高阳想了一刻，开始脱衣服，罗潭大惊失色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高阳脱下衣服，慢条斯理地递给她：“给你衣服穿而已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你转过去！”罗潭觉得今日这个高大夫真是分外讨厌，和他对上，自己就是被耍得团团转。

高阳转过身去，嘴里还道：“也没什么值得看的。”

罗潭没听到这句话，只是从水里出来，躲在石头后，飞快地将高阳的衣服穿上。

穿好后，罗潭才对高阳道：“现在可以转过来了。”

高阳这才笑咪咪地转过头来。

“说吧，你的条件是什么？”

“这几日你都是怎么睡的？”高阳却问了一个问题。

“和大家一起睡呀。”罗潭回答得理所当然。

“以后就睡我屋里。”

“凭什么？”罗潭怒了，“男女授受不亲！”

“你是女人？”高阳笑了。

“也对，你不是男人。”罗潭立刻反驳。

高阳幽幽道：“那个送信的人现在还在我房里……”

“睡睡睡！”罗潭连忙道，“我马上去睡！”

高阳摇着扇子走了，罗潭跟在后面。

她怎么觉得，现在的高阳比起从前那个好欺负的高大夫，似乎变了一个人呢？简直像是露出了本性。

三个月后，车队终是来到了大凉的土地。

车马队行至陇邳门口，守卫瞧见谢景行，几乎没看令牌就放行。而这一行车马队浩浩荡荡地走到陇邳的街上，也十足引人围观。

百姓就大声道：“是睿亲王殿下带着王妃回来了！”

沈妙心中一动，谢景行在明齐娶妻，这里的百姓却好像深知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般，想来是早在这之前，谢景行就想法子在大凉传出了这个消息。

正想着，马车帘子就被人掀开，谢景行骑马走在外面，道：“想不想看看陇邳的风光？”

这时候他已经揭下了面具，在大凉，大约他不必隐藏身份，而神情和在明齐的时候又是不同了，那种懒洋洋的玩世不恭之态微微散去了些，多了几分锐利和锋芒。

沈妙就往外看去。

和书上记载的一模一样，陇邳的光景，和定京又是不同。

定京的楼宇多是精致华丽，大凉的商铺酒楼却是大气高华，很有些气势卓然的模样。沈妙也去过秦国，不过秦国都没有陇邳这般让人心生向往。

饶是她见多识广，却也忍不住有些好奇地打量起来。

谢景行见她如此，挑眉道：“也不用着急，以后一有时间，我就带你出来逛逛。陇邳不小，要熟悉这里得慢慢来。”

他的声音没有刻意放小，有离得近的百姓就好奇地往沈妙这头看，还道：“亲王殿下对王妃很好啊，竟这般宠爱。”

“难怪从前陛下要与他订婚都不应，原来是对王妃情有独钟。”

“王妃生得也很美啊，倒是很登对的模样。”

“过不了多久就能生下小子了。”

沈妙也听到了这些议论，一瞬间脸涨得通红。

队伍的后头，高阳怅然道：“如今要回到原来的位置了，反倒有些怀念在明齐的时候。”

“谁说不是呢。”季羽书也叹了口气，拍了拍高阳的肩，“走吧。”

大凉的宫殿占地很广，一座座楼宇偏殿连绵在一起，金黄的琉璃瓦，大红的墙柱。

门口石狮子威武骄昂，金子打造的龙椅上，金龙盘旋其中，龙头在椅背，镶着两粒红色的宝石，龙尾缠缠绕绕到了扶手之上，尾巴尖上细细的鳞片都雕刻得惟妙惟肖，好似下一刻就要从龙椅上腾云驾雾直上九天。

空空荡荡的朝殿里什么人都没有，唯有龙椅上坐着个男人。他坐得笔直，此刻太

阳将沉，宫中烛火未燃，一寸寸暗下来，那威严的背影便显得格外孤独。

大殿里响起轻柔的脚步声，有女子缓缓而来，笑意柔和，一步步朝着坐在龙椅上的男人走过来。

她道：“陛下又一人坐在这里，也不与臣妾说一声。”

那男人这才抬起头，道：“原来是皇后啊。”

显德皇后微微一笑：“陛下在为何事烦恼？”

“景行今日回来了。”永乐帝揉了揉眉心，“还带回来了那个明齐的女子。”

“陛下不喜欢沈妙吗？”显德皇后的声音柔柔的。

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”永乐帝只说了八个字。

“陛下不喜欢沈妙，可景行喜欢。”显德皇后道，“不然也不会千里迢迢将沈妙娶回陇邨，不会送上九十九抬聘礼，亦不会为沈妙而在天下百姓中给她铺好名声。”顿了顿，她才道，“更不会忤逆陛下了。”

“狐颜媚主！”永乐帝沉声道。

“或许沈妙真有些过人之处，”显德皇后安抚道，“陛下不肯相信景行一次？”

“朕不是不相信他，朕是不相信沈妙！”永乐帝道。

“可是陛下也没有办法，不是吗？”

“已经没有时间了。”永乐帝的声音倏尔深沉，“为了江山大业，朕什么都能牺牲，也没什么不能狠下心的。明日让他二人进宫一趟，朕要看看是怎样的女人迷惑了他的心智，也要提醒他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不要因为明齐两年，就忘了自己的本质。”

显德皇后眉头微微一皱。

“朕让他娶了正妃，也能让他纳了侧妃！”说罢站起身来，走下长长的阶梯，走出这安静的大殿。

显德皇后站在原地，目光似有忧伤，片刻后才叹了口气，跟着走了出去。

大凉只有一位亲王，就是永乐帝的亲生手足睿亲王。这位睿亲王身份十分神秘，据说年纪轻轻就跟着高人四处云游去了，所以从小到大，几乎都没有人见过这位睿亲王是什么模样。

直到两年前，突然传来消息说睿亲王回来陇邨了，在祭坛的时候，百姓也得以见到这位睿亲王的真面目，的确是风流美貌。

这位睿亲王回到陇邨后，就恢复了亲王身份，如今还娶了王妃。

沈妙方踏入睿亲王府的大门，侍卫们便对她行礼：“恭迎王妃！”

谢景行搂着沈妙的肩往里走，一边招呼众人：“东西抬进去。新房准备好了？”

“回殿下，都已经妥了。”从最里面跑出一个五十来岁的管家模样的人，生得一脸憨厚，“还请王妃过目。”

“辛苦了。”谢景行道。

“不辛苦不辛苦。”老管家笑着道，“殿下回来就好。”又好奇地打量沈妙。

沈妙隐隐觉得这管家的地位倒是不低，否则谢景行这样恶劣的人也不会好声好气地对他说说话，于是抬起头，迎上对方的目光微微一笑。

那管家似乎有些受宠若惊，唰的一下脸就红了。

谢景行不满地拉起沈妙就往前走：“别看了。”

等沈妙来到那管家所说的布置好的新房时，忍不住张口结舌。

那床足足能睡下七八个人，上头铺着柔软的毯子，被褥都是鲜艳的红色，这便算了，可新房墙上一水儿的春宫图是什么意思？

沈妙道：“我还是另找个地方睡吧。”

“怎么了夫人？”管家问，“这间屋子您是有不满意的地方吗？您请说，老奴这就让人改一改。”

谢景行扫了老管家一眼：“墙上贴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扯了。”

“那可不成。”老管家坚持，“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，毕竟这是殿下和夫人的成亲之礼，听闻两位还没入洞房，天下的事头一回，总是有些疑惑的，老奴寻这些可寻了许久……”

沈妙道：“……”

谢景行放下手中的匕首，盯着老管家，眼神几乎可以杀人了，道：“多谢唐叔，但是不用教。”他切齿，“我会。”

唐叔一怔，随即道：“那也要学无止境。”

沈妙直接甩袖子出了门。

这一日，就在这“兵荒马乱”中度过了。沈妙初来乍到，也没显出什么娇气的一面，况且这地方还真的没什么可挑剔的。

到了晚上，梳洗过后，沈妙回到了新房，倒不是她愿意来这里，不过是因为除了这间新房，睿亲王府也没有给她准备别的房间。

惊蛰一边给沈妙梳头，一边道：“难怪大家都说大凉好，今儿一看，果真名不虚传。”

“哦？”沈妙逗她，“在定京过得不好吗？怎么更喜欢这里些？”

惊蛰想了想：“只是觉得这里的人待夫人更好些。夫人一来陇邨，就是以亲王妃

的身份，就是一个好开头，总觉得日后也会越来越好呢。”

沈妙失笑，真的会越来越好吗？沈妙不觉得，且不说明齐那头如何，谢景行所筹谋的事情，只怕也不会简单。在大凉的危机未必就比明齐更少，只怕是更危险、更复杂。

骑虎难下，龙潭虎穴，如今也只有硬着头皮闯一闯了。

正想着，就听见惊蛰和谷雨开口道：“见过殿下。”

沈妙抬眸，就见谢景行走了进来。

谢景行道：“下去吧。”

惊蛰和谷雨连忙退了下去。

他走到桌前坐下，一边等着沈妙梳头，一边问：“习惯吗？”

“没什么问题。”沈妙道。

谢景行给自己倒茶喝：“你可要打起精神来了。”

沈妙狐疑：“你又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皇兄下了旨，明日召你我进宫一趟。”他道，“皇兄为人古板严厉，对我这次娶妻很是不满，大约会恐吓你一番。”

沈妙睨他一眼：“哦，对你娶妻很不满，你果然背着他做事的，还骗我爹娘说什么他早已同意。”

谢景行一笑：“权宜之计罢了。再说，就算他对你不满又如何，天下对你不满的人多了，在明齐就如过江之鲫，你不也把他们都——”他比了个杀头的姿势，懒洋洋道，“送上路了？”

沈妙也笑了，说：“你是在暗示我什么吗？”

“那倒没有。”谢景行道，“我们谢家人和他们傅家人不一样，做不来手足相残的事。”

沈妙道：“倒没看出来你们还是有情有义之人。”

“不信？”谢景行问。

沈妙摇头：“皇家自古无情，如今亲昵不过是因为你们本身没有利益纠葛，或者说是站在了一处，等有一日你们立场不同了，或是因此要抢夺什么，还是会为了保护自己的那一份而出手的。到那时候，就没什么兄弟之说了。”

谢景行摇头，叹了口气笑道：“你好像很不相信皇家之间的感情。”

沈妙抿着唇一言不发。

“以后你就会明白了。”谢景行摇摇头，又笑了，支着下巴看她，“沈娇娇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感觉你来陇邨之后，变乖了好多。”他眼中笑意涌动。

沈妙深深吸了口气，将梳子往梳妆台上一搁，站起身来，道：“我要睡了，你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走？”谢景行挑眉，“我的新房，我为何要走。”

沈妙瞪大眼睛，谢景行也站起身来，自顾往床上一躺。

她说：“那我出去睡。”话音未落，手臂就被人猛地一拽，沈妙没来得及站稳，一下子往床上跌去，一双有力的胳膊扶住她，却恰好将她抱在怀里。

沈妙鼻尖充斥着男人身上好闻的青竹香气，然而他胸膛起伏，呼吸热烈，一瞬间，她竟不敢抬头去看对方的表情。

僵了不知多久，谢景行低沉的声音自头顶响起。

“两个月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她下意识抬起头，正对上那双似笑非笑的桃花眼，让她的心也不由自主地怦怦直跳起来。

谢景行抱着她，懒散道：“给你两个月的时间，两个月之后，我就不忍了。”

沈妙怔住，谢景行唇角一挑，笑得邪气：“做君子不是我的爱好……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。”

沈妙猛地跳起来，道：“我去睡书房。”

谢景行一把拉住她，道：“我去外面睡。”

沈妙不敢看他的眼睛。

谢景行推开门，似乎心情很愉悦地离开了。

沈妙抚着心口，那里还残余着方才剧烈的跳动。

这世上的夫妻都是怎么相处的呢？沈妙想着，她前生从头到尾都不晓得真正的夫妻是如何相处的，因此这一世，这件事上，也如懵懂孩童一般。

半晌之后，沈妙将被子蒙在脑袋上，直直倒了下去。

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顺其自然好了。

第二日一早，沈妙就跟谢景行一同进宫去见永乐帝。

到了宫里，随着谢景行走到一处偏殿，门外头立着个胖胖的太监，瞧见他二人就道：“亲王殿下安好，陛下和娘娘已经等候多时了。”

却不知有意还是无意，却没有同沈妙行礼。

“邓公公，这是本王的爱妻。”谢景行偏不就此揭过，将沈妙往身前一推，“你怎么不行礼？”

邓公公笑容不变，立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，瞧着沈妙道：“原是王妃娘娘，奴才有眼无珠，请王妃娘娘见谅。”

沈妙笑得温和：“无碍。”

谢景行扫了邓公公一眼，道：“行了，皇兄对我这般不满意，还要我来干吗？”又挑唇一笑，“若不是今日王妃劝我，谁要过来看他？”

邓公公、沈妙：“……”

沈妙扯了扯他的袖子，谢景行道：“怕什么？我睿亲王府的当家主母，还犯不着怕人。别怕，谁欺负你，夫君给你做主。”

他的声音没有放低，饶是机灵的邓公公面上也忍不住露出尴尬之色，大殿中突然传来剧烈的咳嗽声。

邓公公一个激灵，道：“还请亲王殿下和王妃娘娘随洒家进来。”

沈妙被谢景行拉着，跟着走进去。

一路都是低着头的，不曾抬头，是初次觐见天颜应当的礼节。沈妙知道永乐帝对她怕是不怎么喜欢，因此不愿意在这些细节上出一点儿差错，做得滴水不漏，只能看见大殿光滑的大理石雕刻着云纹，上头铺着软软的羊毛毯。

“臣弟参见皇兄。”谢景行懒洋洋道。

谢景行这般放肆，沈妙不能，却也没下跪，弯腰行礼，道：“臣妇参见陛下。”

“你就是沈妙？”半晌，一个威严的声音响了起来，“抬起头来。”

沈妙抬起头。

高座上坐着的男子三十多岁，剑眉星目，高鼻薄唇，和谢景行有七八分肖似。不过谢景行五官柔和，神情锐利，美貌和英气融合极好。而面前的中年男子，大约因为常年身居高位，没有那股柔和的气质，目光深邃，看人的时候带着冷意，似乎要把人的心底看穿。

沈妙心中诧异，倒没想到永乐帝竟然如此年轻。

她在打量永乐帝的时候，永乐帝也在打量她。

见她神色依旧平静，永乐帝眼中微微闪过厉芒，大殿里，响起了谢景行懒洋洋的声音：“皇兄看够了没有？再看，臣弟就要不舒服了。”

“景行，你这样说，本宫也要生气了。”一个含笑的声音传来，沈妙的目光落在永乐帝身边的女子身上。

想来这位就是永乐帝的妻子，大凉的显德皇后了。

显德皇后看上去比永乐帝年轻些，穿着青袖色绣金边的朝服，束宽腰带。她本人也是眉目端庄，聪慧平静，坐在永乐帝身边，笑着看向谢景行。

“景行的妻子，明齐的沈家小姐。”显德皇后对她点了点头，温柔笑道，“本宫一直好奇是怎样的姑娘让景行也能收了心，眼下见到却懂了，景行的眼光不错。”

永乐帝瞥了一眼显德皇后，似乎有些不满，道：“明齐和大凉的规矩不同，既然已经嫁为大凉妇，就要守大凉的规矩。”

“皇兄，”谢景行打断他的话，“规矩臣弟自然会教。若是教不会，皇兄也不用操心，睿亲王府的人臣弟自己看着办，皇兄还是管自己的事就好。”

谢景行这般护着沈妙，又当着沈妙的面一点儿面子也不给永乐帝，永乐帝终于怒了，道：“你就这么护着你媳妇儿？朕多说一句也不准了？要不要朕把这个位子给你坐？”

“算了。”谢景行不甚在意地摆了摆手，“这个位子您留着自己坐，臣弟不感兴趣。只是臣弟好不容易才娶回个姑娘，您要再插手，媳妇儿跑了，臣弟怎么办？孤苦一生？”

沈妙：“……”

永乐帝站起身来，看了沈妙一眼，那目光十足威胁，转身拂袖而去。走到一半，见谢景行还站在沈妙身边，丝毫没有跟过来的意思，顿时又勃然大怒道：“给朕滚过来！”

谢景行无奈，对显德皇后道：“皇嫂，娇娇就交给你了。”又对沈妙道，“事情办完后我再来接你。”

等谢景行和永乐帝都走后，显德皇后才微微笑起来，也站起身走到沈妙身边，道：“屋子里怪闷的，你既然没来过大凉的皇宫，本宫也带你转转吧。”

沈妙应下了。

显德皇后人很好，没什么架子。二人去御花园里随意逛逛，一路上，显德皇后问了她来陇邨可曾习惯，言谈间倒像是个亲昵的大姐姐，让人觉得心中极为熨帖。

“景行在明齐娶了妻，虽说有些意外，本宫心里却很安慰，否则，还真担心他一辈子都不找姑娘，孤身一人。”

沈妙闻言，就笑道：“亲王怎么会孤身一人，在明齐的时候，年少起就有许多姑娘爱慕他。”

显德皇后笑着摇头：“你可曾见过他对谁特别好？”

沈妙一怔。

显德皇后又已经自顾说开了：“本宫一直想着，如果景行也和皇上一样，那这辈子也就太亏了。好在他比皇上运道好些，遇到了你。”

沈妙听着显德皇后的话，心中有些犹疑。谢景行比永乐帝运道好是什么意思？